

童年◎故乡经典书系



昆虫记

〔插图本〕

〔法〕法布尔／著 陈筱卿／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

出版人 蒋 恒
责任编辑 林青松
装帧设计 任惠安
责任校对 钱锦生

绘 图 魏诗莹

V15-47-C1 5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 (Fabre, J. H.) 著; 陈筱卿译.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0.4
(童年·故乡经典书系)
ISBN 978-7-80686-857-7

I. ①昆… II. ①法… ②陈… III. ①昆虫学—普及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1253号

昆虫记 [插图本]

[法] 法布尔 / 著 陈筱卿 /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电话: 0571-85170300-61010

传真: 0571-8515957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75

印数: 0001-5000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86-857-7

定价: 1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童年◎故乡经典书系

[法]法布尔 / 著
陈筱卿 /
昆虫记
[插图本]

浙江摄影出版社

编辑缘起

潜心阅读古代经典作品的机会越来越少，可是偶尔翻看《诗经》或者《庄子》，却总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古人笔下的文字，充满了对生命本真的描摹，因而显得鲜活有力。也许，那是因为他们更少身外琐碎之事的束缚，比今天的我们更具纯正的天性吧。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过这样一个天性纯正的阶段，可是童年稍纵即逝，于是常常化为我们成人之后思之念之的对象，它像故乡一样，越想念越向往。历史上无数诗人写过思乡的文字，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白居易“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其实，无论是对童年美好的回忆，还是对故乡深切的思念，都是对逝去时光的追怀，亦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童年、故乡，它们早已经不是原本所指，童年即故乡，故乡即童年，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承载了太多原本不具有的意义。

童年，是一个人时间上的“根”；故乡，是一个人空间上的“根”。寻“根”之作，常常是作家最投入心力的作品，他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营造着与现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寄托着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个现代人在精神上寻找“回家”的路。就像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出版

后记中表白的：“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物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这样的文本，有着独立于作家现世生存环境的脱俗气质，常常直抵心扉，令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藏着一个象征着美好的童年，这就好比见月思乡，“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每念及此，总觉得若能够甄选一些以童年和故乡为母题的优秀作品加以出版，当是美事一桩。因为不同作者总有不同的视角，看看他们笔下的世界，也许会让我们有更多的体悟。于是想到了“童年·故乡经典书系”这样一个丛书标题，我们将遴选古今中外名家关于童年、故乡题材的精品佳作，期望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搭建一座属于作家也属于读者的精神家园。

如若广大读者能够开卷有益，抚今追昔，温“故”知新，我们的美好愿望也就实现了。

编 者

目 录

译 序 005

昆虫的习性



蝉和蚂蚁的寓言 008

蝉出地洞 019

螳螂捕食 028

灰蝗虫 037

绿蚱蜢 047

大孔雀蝶 052

小阔条纹蝶 067

象态橡栗象 077

豌豆象 092

金步甲的婚俗 110

意大利蟋蟀 116

田野地头的蟋蟀 120

昆虫的生活



圣甲虫 129

圣甲虫的梨形粪球 141

西班牙蜣螂 152

粪金龟和公共卫生 161

隧 蜂 171

隧蜂门卫 179

朗格多克蝎的家庭 189

朗格多克蝎 202

译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法国，一位昆虫学家的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书出版了。全书共十卷，长达二三百万字。该书随即成为一本畅销书，其书名按照法文直译为《昆虫学回忆录》，但一般简单、通俗地称之为《昆虫记》。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法国著名戏剧家埃德蒙·罗斯丹称赞该书作者时称：“这个大学者像哲学家一般地去思考，像艺术家一般地去观察，像诗人一般地去感受和表达。”罗曼·罗兰称赞道：“他观察之热情耐心，细致入微，令我钦佩，他的书堪称艺术杰作。我几年前就读过他的书，非常地喜欢。”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夸奖说，他是“无与伦比的观察家”。中国的周作人也说：“见到这位‘科学诗人’的著作，不禁引起旧事，羡慕有这样好的书看的别国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鲁迅先生早在“五四”以前就已经提到过《昆虫记》这本书，想必他看的是日文版。当时法国和国际学术界称赞该书作者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始人”。总之，这是一本根据对昆虫的习性、生活的详尽、真实的观察而写成的不可多得的书。书中所记述的昆虫的习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真实可信，而且作者描述时文笔精练清晰。因而，该书被称为“昆虫的史诗”，作者也被赞誉为“昆虫的维吉尔”。

该书作者就是让-亨利·法布尔（1823—1915）。他出身寒门，一生勤奋刻苦，锐意进取，自学成才，用十二年的时间先后获得业士、双学士和博士学位。但这种奋发上进并未得到法国教育界、科学界权威们的认可，以至他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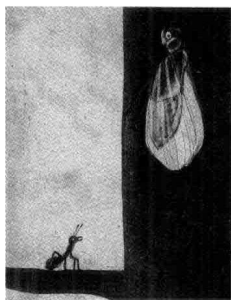
一直梦想着能执大学的教鞭而终不能遂愿，只好屈就中学的教职，以微薄的薪金维持一家七口的生活。但法布尔并未气馁，除兢兢业业地教好书外，他利用业余时间对昆虫进行细心的观察研究。他的那股钻劲儿、韧劲儿简直使他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对昆虫的那份好奇、那份爱，非常人所能理解。他笔下的那些小虫子，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充满着灵性，让人看了之后觉得十分可爱，就连一般人讨厌的食粪虫都让人看了觉得妙趣横生。

该书堪称鸿篇巨制，既可视为一部昆虫学的科普书籍，又可称之为描写昆虫的文学巨著，因而法布尔既被人称为大博物学家，又被人称为大文学家。为此，在他晚年，也就是1910年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作品于1879年到1907年间陆续发表，最后一版发表于1919年到1925年间，后来便一再地以选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取名为《昆虫的习性》、《昆虫的生活》、《昆虫的漫步》，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我的这个译本译自前两种选本。选本虽无全集十卷本那么广泛全面，但萃取了其精华。我劝大家不妨拨冗一读这本老少咸宜的书，你定会从中感觉出其美妙、朴实、有趣来的。它既可以让你增加许多有关昆虫方面的知识，又可以让你从中了解到作者那种似散文诗般的语言的美好。与此同时，你也会从字里行间看到作者的那份韧劲儿，那份孜孜不倦，那份求实精神，那份不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绝不罢休的博物学家感人至深的精神。

陈筱卿

昆虫的习性





蝉和蚂蚁的寓言

声誉经常是随着故事传说促成的，而童话则更胜故事一筹，无论是有关人类的还是有关动物的。特别是昆虫，无论它是以哪种方式吸引我们，那都是因为有着许许多多有关它的传说，而这种传说的真实与否则是无关紧要的。

譬如，有谁不知道蝉的？起码也闻听其名吧。在昆虫学领域中，还能找到如它那样名声很大的昆虫吗？它那钟情于歌唱而不顾未来如何的声名，早在我们训练记忆之初便已被当做素材了。人们用易学好懂的短小诗句告诉我们，当寒风四起、严冬来临时，一无所有的蝉便跑到其邻里蚂蚁那儿喊饿求食去了。乞食者不受欢迎，遭到不堪忍受的讽刺挖苦，这反而让它名声大振。蚂蚁说了如下的两句虽简短却粗俗无情的话语：

您先前唱了又唱！我听着舒服，好呀，您现在就跳吧。

这两句话给蝉带来的声誉远胜于它的精湛的演唱威名。这深深地印入孩子们的心灵深处，永不磨灭。

事实真相把寓言作家向我们讲述的东西当做肆意杜撰给摒弃了。当然，蝉和蚂蚁之间有时候是有一些关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这些关系与人们讲给我们听的正好相反。这些关系并不是出自蝉的主动，它从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活下去，而是来自蚂蚁这个贪得无厌的剥削者，它把所有可吃的东西全都搬到自己的粮仓里。无论何时，蝉都不会跑到蚂蚁门前嚷饿去，还一本正经地许诺将来连本带利一并奉还。恰恰相反，是蚂蚁实在饿得不行，跑去乞求那个歌手的。我说的是“乞求”！借和还是从来不存在于掠夺者的习性中的。蚂蚁剥削蝉，厚颜无耻地把它洗劫一空。我们要讲讲这种洗劫，这是至今尚无人知晓的历史悬案。

七月似火，午后酷热难耐，成群的昆虫干渴难忍，在枯萎打蔫儿的花上爬来爬去，想找点儿水解渴，而蝉却对普遍的水荒不屑一顾。它用它那如钻头般的细嘴，在自己那永不干涸的酒窖中钻了开来。它不停地歌唱着，落在一棵小树的细枝上，钻透那坚硬平滑、被太阳晒得汁液饱满的树皮。它从钻孔中把吸管插进去之后，便一动不动地、聚精会神地、美滋滋地沉浸在汁液和歌声的甜美之中。

如果我们多盯着它看一会儿，也许会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悲惨事情。果然，许许多多渴得不行的家伙在转悠着。它们发现了这口井，因为井边渗出汁液而暴露了。它们一拥而上，一开始还有点儿小心翼翼的，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我看见拥挤在甜蜜的井口旁的有胡蜂、苍蝇、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龟，最多的是蚂蚁。

最小的，为了靠近清泉，便从蜂的肚腹下钻过去，宽厚仁慈的蝉便抬起爪子，让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过。个头儿大的急得直跺脚，挤上前去，飞快地嘬上一口，退了出来，跑到旁边的树枝上兜上一圈，然后又更加大胆地返回来。不速之客们贪心越来越大：刚才还谨小慎微的它们突然变成了一群乱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掘井者从井边驱逐掉。

在这群冲锋陷阵的强盗中，最大胆最坚决的就是蚂蚁。我看见有

一些蚂蚁在咬蝉爪，还看见一些蚂蚁在扯蝉翼尖，趁势爬上蝉背，挠蝉的触角。一只胆大包天的蚂蚁就在我的眼前咬着蝉的吸管，拼命地往外拽。

巨蝉被这帮小蚂蚁如此这般搅扰得没了耐心，终于弃井而去。它在逃走时还向这帮劫匪撒了一泡尿。对于蚂蚁来说，蝉的这种高傲的蔑视无伤大雅！反正它的目的达到了。它成了这口井的主人了，但是，使井冒水的泵已不再转，井很快也就干涸了。井水虽少，但却甘甜。一旦再有机会，还会用同样的法子再喝上几大口的。

大家都看到了，事实彻底地把寓言臆想的角色给掉换过来了。毫不客气、抢劫时决不退缩的求食者是蚂蚁，而甘愿与受苦者分享甘露的能工巧匠是蝉。还有一点也足以把颠倒的情况调整过来。经过五六个星期漫长的欢唱之后，歌手生命耗尽，从大树高处跌落下来。它的尸体被烈日晒干，被行人踩踏。时刻在寻找战利品的蚂蚁撞见了它。蚂蚁随即把这美食扯碎，肢解，弄烂，搬到自己那丰富的食物堆中去。甚至还可以看到蝉虽已奄奄一息，但翼还在灰土中颤动，可是一小队蚂蚁便拥上去向各个方向拉扯它，撕拽它。此时的蝉伤心至极。看了这同类相残之后，就不难看出这两种昆虫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了。

古希腊和古罗马对蝉有着很高的评价。人称“希腊贝朗瑞^[1]”的阿纳克雷翁^[2]为蝉写了一首颂歌，对蝉称颂有加。他说：“你几乎就像诸神明一样。”但诗人这么赞颂蝉，其理由却并不很恰当。他的理由是说蝉有如下三个特点：生于地下，不知疼痛，有肉无血。我们也不必指责诗人犯了这些错误，因为那是当时的普遍看法，而且在有人细致入微地进行观察之前，这种看法已流传甚久。再说，在这种讲究对仗押韵的小诗句中，人们对这一点也没有过于关注。

即使在今天，和阿纳克雷翁一样很熟悉蝉的普罗旺斯的诗人们，在赞颂他们视之为标志的这种昆虫时，也并没怎么关心真实的蝉。但是，

[1]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著名的诗人、歌词作者。

[2]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抒情诗人。

这种指责却牵扯不到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个痴迷的观察家和一丝不苟的务实派。他准许我从他的活页本中抽出一页普罗旺斯语的诗，他以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着重描述了蝉和蚂蚁的关系。诗中的诗意形象及道德评价责任在他，这样娇美的花朵在我的博物学园地上是长不出来的。但是，我得肯定他的叙述的真实性，这与我每年夏天在我的花园中的丁香树上所看到的情况一致。

蝉和蚂蚁

上帝啊，真热呀！但却是蝉的好时光，
它乐至疯狂，欢唱昂扬。
七月似火，收割忙。
金色麦浪翻滚，收割者，
弯腰弓背，辛苦劳作不歌唱：
它口干舌燥，有歌无法唱。
这是你的好时光，你就声声唱吧，
娇小可爱的蝉呀，
敲响你的响钹，
扭动你的肚腹，亮出你的两片镜子。

农夫在挥镰，刀起秆落，
刀光在麦浪中闪亮。
小水罐挂在割麦人腰间，
罐中装满水，罐口有草堵塞。
磨刀石凉快地待在木盒里，
不停地有水浇灌。
可农夫在烈日下呼哧喘息，
直觉得骨髓都快煮沸。
可你，蝉儿，你可是有清泉解渴呀：
你那尖细的小嘴钻透细枝树皮，
出现一眼清甜多汁的水井，
糖汁顺着窄细的管道涌出。
泉水汨汨流淌，
你美美地吮吸快畅。
啊！太平时光不会总这么长！
左邻右舍尽是窃贼，
外加散兵游勇流浪儿，
都看见你掘了一口甜井。
它们口渴难耐，痛苦地挪上前来，
意欲攫取你的一滴甜浆。
小心点儿呀，我的小可爱：
这帮饥渴非常的家伙，
先是谦卑恭顺，
转眼间就变成无赖疯狂。
它们先是沾沾嘴唇，
然后便不满足于你的剩饭残汤，
它们抬起头来，想把一切沾光。

它们将会如愿以偿。
它们爪似耙，搔弄你的翅尖，
在你宽大的脊背上，
一阵爬上爬下地忙，
抓你的嘴，拽你的角，扯你的脚趾。
它们从这儿那儿四处扯，
让你冒火又惆怅。
你吱地一泡尿，
喷向这帮强徒，
便离开树枝。
你远远地离开这帮无赖，
可它们抢占了你的甜水井，
狂笑不已，满心欢畅，
津津有味地舔着玉液琼浆。
而这帮不知疲倦地吮吸的流浪汉中，
尤数蚂蚁为最强。
苍蝇、黄边胡蜂、胡蜂、鳃角金龟等等，
各色无赖、骗子，
都是大太阳逼迫无奈来到你的井旁，
唯独蚂蚁是铆足劲儿地要把你损伤。
踩你的脚趾，挠你的脸，
捏你的鼻子，躲你腹下乘凉，
凡此种种，唯它最强。
这混蛋拿你的爪子当梯，
大胆地爬上你的翅膀，
趾高气扬地溜来荡去，
上下奔忙。

—
—

现在讲述一个不足为信的故事。

早年间，老人们对我们说，

冬季某日，你饥肠辘辘，耷拉着脑袋，
偷偷地前去

蚂蚁的地下大粮仓窥探。

富有的蚂蚁把夜间寒露打湿的麦粒
摊晒在太阳下，

准备存于地窖中。

麦粒已晒干，蚂蚁在装袋。

你眼含泪水，突然光临。

你央求它说：“天寒地冻，北风呼啸，
我快饿死了。

你余粮成堆，

借我一点儿，

甜瓜成熟时节，

我定当奉还。”

“借我点麦粒吧。”

你还是走吧。

你要是以为它会借给你，

你就大错特错了。

那大袋大袋的粮食，

你休想弄到一星半点儿。

“滚开去，刮桶底儿去吧。

你夏天唱得来劲儿，

冬天就该饿死！”

古老的寓言就是这么说的，
它劝告我们学做吝啬鬼，
看紧钱袋偷着乐……
让那些蠢货尝尽饿肚之苦才满足！
寓言作家说的让我冒火，
竟然说你冬天去寻找
苍蝇、小虫、谷粒，
可你从来不吃这些呀。
麦粒！天呀，你要它干什么！
你自有自己的甘泉，
不求任何其他物。
冬天与你何干！你的后代子孙
在地下酣睡，
而你也将长眠不醒。
你的尸体落下，玉碎香消。
有一天，觅食的蚂蚁，看见了它。
在你干瘪的皮肤上，
可恶的蚂蚁在争抢；
掏空了你的胸膛，把你撕成了碎片，
当做腌货贮藏，
冬天大雪纷飞，这可是美味佳粮。

三

这才是真实的故事，
与寓言所说的完全不一样。